

悦我耳目 美我心灵 壮我胸怀 拥抱时代

2014年12月30日,著名画家贺成来到江苏省现代美术馆,商量即将举办的个人画展的相关事宜。其间,应章剑华之邀,贺成来到省文联办公室,他们从展览说起,并一起探讨了中国画的历史题材、现实题材等主题性创作。

贺成



艺术家档案

贺成 字古扬,号山父,斋号“后飞庐”,工作室号“无涯山房”。全国中国画学会理事,国家一级美术师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中华诗词学会会员,江苏省国画院人物画研究所原所长,南京市劳模,江苏省美协理事,人物画艺委会主任,江苏省艺术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,江苏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,江苏省红十字基金会理事,江苏省残联理事,江苏省华侨书画院副院长。2002年被全国政协选为“江苏十大优秀画家”。

作品以中国画人物画为主,兼工山水、花鸟、书法。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和国际、省内外大型画展并获奖。《支农列车到山村》在1975年全国美展中作为优秀作品评介,《民间疮痍,笔底波澜》获全国第二届青年美展三等奖,《马背上的歌》获1993年中国书画展一等奖,《前夜》获首届江苏艺术节金奖,并参加全国九届美展,《欢乐望果节》获江苏省“5.23”美展金奖、全国优秀奖,参加全国十届美展。大幅作品《竹林七贤》、《渭城曲意》悬挂于北京人民大会堂,《唐人打球图》悬挂于香港特首办公楼,《共和之光》获2007中国百家金陵画展(中国画)金奖。2010年创作“欲与江山共舞”参加江苏美术精品工程,评为精品。2011年创作“辛亥风云”。

提倡中国画主题性创作

章剑华:您是一位有特色、有成就的艺术家,您的作品凸显了社会性和主题性。我认为,真正的艺术作品,不仅要给人以娱乐,还要给人以审美、认知和教化,好的作品能给人以启迪和思考。这次展览以“寻觅的故事”为题,听起来就有很好的构思和立意,我想这对您来说一定意义重大。

贺成:此展在辞旧迎新之际举办,是我个人创作的一个总结,也预示着新的征程的开启。这次展览的作品以小品、手卷和册页为主,内容也与以往有所不同,以山水画为主。之所以起名为“寻觅的故事”,是因为很多作品都是有故事的。魏紫熙先生就曾嘱咐我在学画的过程中要把一些感想和体会记下来,将来会有用。这些年来,我也写过不少诗歌,还有一些散记。这次展出的作品,有些是关于国外题材的,我是抱着行万里路,开阔胸怀的心态,更倾向于关注当地的人文历史和风土人情,从中寻觅一些有价值的题材,比如约旦、以色列和耶稣的故事。

章剑华:中国画有自身的表现优势,但在历史题材、现实题材等主题性创作方面较其他画种又表现出一些弱势。中国画如何与时俱进,怎样更好地表现一些历史性、主题性、当代性的创作题材,更好地让中国画为人民服务,这是艺术家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。但是,以中国画表现大事件、大人物等相关主题性创作的画家并不多,您是其中的一位。

贺成:我是国家和人民培养出来的,也一直在践行以自己的艺术产品来回馈社会和人民。在创作的过程中,我在不断反思自己的艺术创作,将其总结为16个字:悦我耳目、美我心灵、壮我胸怀、拥抱时代。我从1993年开始,先后创作过10多幅有关历史、战争题材的大作品,比如《马背上的歌》《刘邓大军的前夜》《共和之光》《辛亥革命》《唐诗仙圣》等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调到江苏省国画院工作后,画室就在总统府旁边,我经常可以到总统府里面散步,那段时间,我创作过一幅《孙中山在煦园散步》,这是我第一次画孙中山先生。后来我发现,孙中山先生宣誓就职那一重要时刻一直没有被画家表现过,甚至连照片都没有,从那时起我的创作就开始萌芽,一直到连战访问大陆之后,我觉得时机成熟了,于是创作了这幅作品,不仅用中国画再现了历史,还表现出了有历史沉淀感像老照片一样的味道。2014年,我和贺兰山合作完成了《运河两岸是我家》的创作,反映的是微山湖边的运河支队,他们活跃在苏、皖、鲁三省的交界处,隶属于国民革命军115师,是罗荣桓亲自命名的,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。这幅画前后经历了四个月的创作,这是我们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主题创作。

积极探索中国画主题性创作

章剑华:主题性中国画创作由于其自身的特性,具有认识一个国家、民族的政治、经济、历史、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功能,反映出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意志、精神以及价值追求。在当今中国画坛,大多数画家或醉心于对自然景致的精细雕琢,或只是在玩笔墨情趣和技艺,忽略了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思,不愿花苦功夫用毛笔把时代记录下来,使能够反映时代精神、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的大人物、大事件的主题创作被冷落了。我想,这种主题性创作的高难度也是其中原因之一。

贺成:中国画表现花鸟、山水可谓轻车熟路,或表现一个古人饮酒、抚琴是其长项,但在现代人物的表现上却平乏无力。因为从造型来讲,画古人只要能表现古人的意象即可,而刻画现代人物的鲜活就很难做到。因为,中国画创作取材现代人,

既要画出现代人的“形”,还要表现其“神”;画面中表现一个人的情趣容易,但是在画面中表现若干人物的形象就很难。这就要求画家不仅具备扎实的基本功,还要尝试在笔墨语言等方面的新探索。技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,当然,中国画的技法语言也面临着新的挑战,要创新,不能“西化”,也不能“传统”。我在大型主题性中国画的创作中有两点体会。一是用结构式的笔墨而非素描式的笔墨。因为素描式的笔墨只能呈现表面的明暗,而结构式的笔墨能表现内在深层的结构。二是吸收传统笔墨技法。古代中国画有很多艺术语言,可以尝试把山水、花鸟画等技法语言用在人物画中。比如,创作众多人物画的时候,就可以把前排队人物画的细腻一点,把后面的人物表现的灵动一点,这样前景的凝重和背景的轻松就能形成强烈的对比。

章剑华:您的经验值得借鉴,画一个人物用结构式笔墨的方法,如果画群体人物,就要分层次,用多种笔墨语言来融合。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大作品,在创作重大历史事件或写实作品时,油画等其他画种较有优势,我们就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借鉴来丰富中国画的创作语言。

贺成:是的,好的东西都可以“拿来”。其一,一定要有选择地借鉴。传统中国画以笔墨为主,我在画唐代人物时,就尝试着中西合璧、彩墨交融、以彩亮墨、以墨壮彩。我借鉴了一些古代和西方的笔墨技法,并互相糅合,墨彩交融,从中国传统笔墨中跳出来去广泛吸收西画有价值的东西。其二,艺术家对作品要有宏观把握,就像大导演导演出的大作品一样,创作大幅作品就是要求画家本人既是导演,又是演员和操作者,要凌驾大时空、大概念、大空间、大开合的能力,给观众以震撼。

推进中国画创作的多元化

章剑华:我在与一些艺术家的交流中,也曾多次谈起当代中国画创作现状和趋势等问题。就从近年来的全国美展等全国性展事,甚至是省级美术展来看,展览作品中工笔画较写意画作品多等现象普遍存在,对此,他们大多表示喜忧参半。我觉得,这个现象要引起足够的重视。

贺成:目前的中国画创作存在的问题可归纳为两点:一是写意精神不够,真正反映生活深度的作品欠缺;二是制作成分较多。因为现在的展览作品都要求在2米以内,这样特有的形式创造了特有的创作模式,从整体上看,作品并没有大的变化。很多作品都是靠细功夫来打动评委,这是不对的,因为制作本身就不符合中国画的创新精神。宋文治先生当年在玻璃板上泼墨后绘制中国画,落款“文治制”,他就强调这是制作的,不是画的,玩玩而已。

章剑华:“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,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,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。”针对当代书画创作中存在的不良之风,我们要设法将其去除,而文艺团体、创作研究机构和艺术院校的责任更为重大。解决文艺创作的问题,关键在于人才。我们要建立、健全文艺人才培养机制,还要造就并推出一大批德艺双馨的书画家,用他们富有个性特征、具有精湛水准的艺术创作去引领时代。

贺成:上世纪末以来受到美术新潮等因素的影响,江苏画家的培养也暴露了一些问题。拿艺术学院来说,表现出来的是一元化的创作趋势,就像一个和尚在念经一样,一批画家的作品风格趋于一致,“一枝独秀”的面貌肯定是不好的。因此,江苏的艺术院校还是要下功夫引进导师,多元配备师资,做到“百花齐放、满园春色”才行。我们应鼓励多元的创作风格,同时要继承一些前辈的优秀成果,把新金陵画派的精神发扬光大,推进江苏中国画创作的繁荣与发展。



《祈禱》贺成

绿原

拥抱时代 大承大成

——再论贺成的人物画

马鸿增

上个世纪末,我曾以“雄魂秀魄,诗韵文心”为题,评论贺成人物画的艺术特质。时过数载,再读他的画作,觉得又有新突破,令人荡气回肠,感慨良多。贺成的艺术攀升,在当代金陵和江苏人物画主流画风中已是独占鳌头。

贺成的人物画创作,走的是一条“直面人生,拥抱时代,转换观念,创新笔墨”的道路。期间经历了“三寻”(寻找传统、生活、自我),而后,痛苦思变,兼收并蓄;继而“扬我风貌,壮我国魂”,终于开拓出个性化的艺术语式,实现艺术的升华,进入“大成”之境。巧合的是,贺成原名贺承,昔年前辈名家陈大羽建议改名,以资鼓励,现今果然如愿。

贺成人物画的特色可以从四个方面考虑:

视野深广 力写精神

贺成坚持与时俱进,讲究作品内涵的精神性,总是以昂扬的激情,关注社会人生,其审美视野远远超过时下众多徒有形式不重精神的、符号式的人物画作品。而且他以诗人的情怀去感悟生活,为人物传神造境,一展胸中诗情。在日见深广的审美追求中,竟自开拓出五个系列,简称“五风”——雄风、古风、民风、欧风、市风。所谓雄风,即主旋律军事画,以《青青河边草》、《马背上的歌》、《前夜》为代表,此类作品笔墨厚实,以雄浑博大的气势感人。古风即唐宋古代人物画,以《贵妃醉酒》、《琵琶行诗意》、《灯火阑珊处》为代表,此类作品笔墨洒脱明快,以简约灵动的韵味动人。民风即少数民族人物画,以西藏组画《天边的云》、《喜悦》、《欢乐望果节》为代表,笔墨欢畅淋漓,以健康开朗的情调感人。欧风即欧洲之行人物画,以《街头即景》、《意大利骑警》、《湖畔迎婚人》为代表,此类类型笔墨更为醇厚老到,以特有的异国风情夺人。市风即都市人物画,以《开往春天的地铁》、《市民广场》为代表,笔墨灵动自如,以新式笔墨和现代审美情趣动人。由此我们看到,贺成笔下丰富多彩的人物画,艺术追求各有侧重,同时又都突出对时代人物精神气质,内在人格的挖掘与表现,当下许多人物画家所特别欠缺之时,他却高举创造人物画精神火把,其影响是远大的。

借古开今 雅俗共赏

贺成曾沉潜于中国文化传统海洋之中,历史人物画大师的经典之作,他都曾心摹手追。从顾恺之的高古雅致,周昉的华美艳丽,梁楷的泼墨写意,到陈老莲、任伯年、傅抱石的得意之作,无不了然于胸。而且对山水画、花鸟画和书法艺术,他也下过苦功。由此,他继承了文人画传统笔墨的高雅品格,同时,他又深受楚汉文化、民间艺术的熏陶,孕育了阳刚大气、雄风豪情。于是,在借古开今、铸造自我的探索中,贺成创造出雄秀兼备、雅俗共赏的新格局。细观其作品,他的军事画多借鉴传统山水画的皴擦法,显得苍劲厚拙,突现坚实的体量感;他的古装人物画语言多移用传统花鸟画的勾点染法,笔法灵动,突现水墨写意的生动气韵;而在他的现代人物画中,则将这两种借鉴综合运用,“没骨”法和勾勒相结合,浑然天成,清新感人。这也就是我们在他近几年创作的欧行系列、西藏系列和现代都市系列中所看到的艺

术风貌。在这些作品中,固有的写实功力与水墨写意技巧融为一体,激情洋溢的线条、水墨、色彩、块面,交融互动,微妙地传达出人物形象的形、神、气、韵,一个个喜怒哀乐呼之欲出,予人以人生的感悟、审美的震撼和喜悦。

借洋兴中 墨彩交融

贺成在锻造艺术个性的历程中,眼光也投向了国外,由于他兼长油画、水粉画,对中西绘画语言的交融互补,因而能够对中国画的光、彩、点、面等意趣引入到中国笔墨体系之中,从而形成新的语式。泼墨时,“大处着笔,整中求奇”,讲究节奏韵律;泼彩上,他主张“以彩状墨,不失本色”,“彩墨相用,千变万化”。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绚烂归于平淡,强调墨分五色。但画家面对缤纷的世界,也会感到只用一种墨色表现的苍白无力。其实中国古代也有重彩画,但多偏于单线平涂;而当今一些彩墨画又未“以西代中”,变成在宣纸上追求油画效果。对此,贺成都不以为然,他从自身素养和情感出发,创造出一套“以墨醒彩,以彩亮墨”的交融互补画法,将墨、彩混用,代用、互破、互衬,相映生辉。作品中用彩如用墨,见笔见性,而又惜彩如金,可谓独具一格。这在异国风情之作和古代仕女画中表现尤为充分。草书式的线条、滋润的泼墨、鲜亮的泼彩,相互辉映,融为一体,构成一种对比而又和谐的美,于豪放中见奇崛,于丰富中见单纯,于奥妙中见果断。贺成的彩墨人物画,既不同于传统的单线平涂,又不同于写实主义的素描加笔墨,也不同于写意式的线描加墨彩,而是建立在饱含中华文化精神的笔墨体系之上,充分发挥水、笔、墨、彩交融互补功能的、刚柔相济的新型人物画语式。

修养广博 厚积薄发

贺成的人物画语式之所以独具风神,实是出于全面的修养和敏悟的卓识。就绘画而言,他兼长中、西画法;就中国画而言,他兼长人物、山水、花鸟。因此,他能在人物画创作中自发地揉合各种画法,不仅将山水、花鸟的构图法则引入其中,使画面虚实相生,繁而不乱;他甚至将人物当成花卉、枝叶、石头等加以艺术处理,弱化其再现功能而强化其审美功能,使作品更为耐品耐读。他钻研文学,能写一手好诗;他又擅写散文和评论,文情并茂,娓娓动人;他写得一手好字,篆、隶、草、行、楷无不涉猎,故而绘画行笔有古拙勃发之气;他还长年坚持治印。贺成正在坚韧地走着诗、书、画、印四者合璧的艺术道路,这就保证了他的绘画创作能够不断攀升新的高度。决定性的还有他的理论思考。没有思想的画家决然成不了大家。贺成恰恰具备了洞察传统、瞻望未来的理念和卓识,他始终坚守继承创新的正道,近年提出两警句:“强魂魄”——东方文化之内核;“舒双臂”——世界东方、中部、西方文化相互碰撞,我们决不全盘西化,而是通过我们的双手构架文化的立交桥。

潜力巨大的贺成,给自己的艺术追求确立了高标尺,既稳健地、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。期以时日,他所有的“大成”必将演化、累积为他日日的“巨成”。



《运河两岸是我家》贺成 贺兰山